

现代戏剧创作丛书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夏

衍著

三幕话剧

上海屋檐下

自序

在校完了自己写的东西，而拿起笔来写一点“自序”之类的时候，往常总感觉到一点轻微的喜意，但是现在，我只是一种“感慨无量”的心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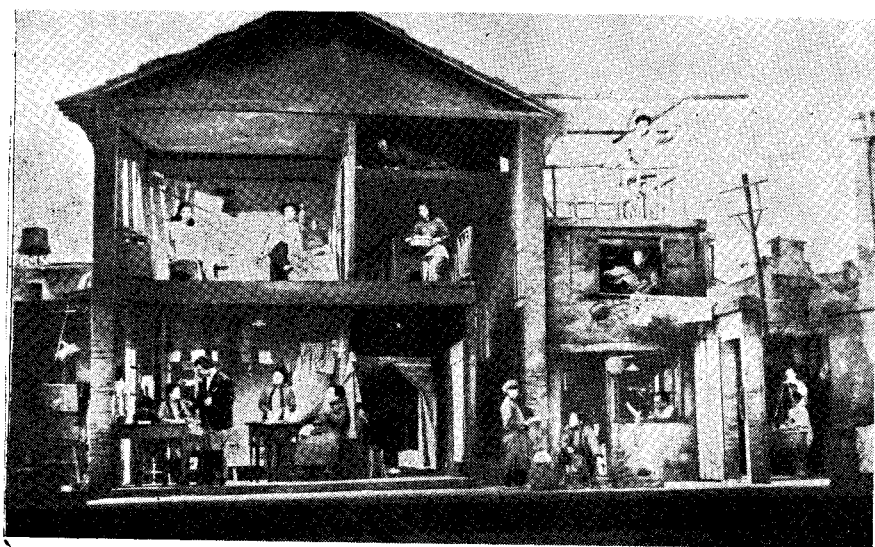
开始写这剧本，是在今年的初春，但是三月间生了一场病，四月初为着我们的成长而苦难了一生的母亲死了。这时期，又正是我们中国历史上所遭遇的一个最严重的时代，微力的我，也被情势逼着，处身在一个忙迫倥偬的环境里面，写下了“第一幕”这三个字之后，几个月来，简直没有连续地写作三小时的时间，而流光如水，正月间和“业余实验剧团”预约了交稿的时期早已经过了。当陈鲤庭、赵慧深两位不惮烦地向我索稿的时候，几次三番地想请求他们把已经排印在上演节目单上的我的剧目抽掉，但是在他们那种热心的鼓励督促之下，终于每天三百字五百字地写下去了。

写这个戏是在闷人的黄梅时节，写这个戏是在一种霉天一般的透不过气来的环境里面，因为这是一个预定了要在租界的卡尔登戏院上演的剧本，客观上先受了一重严格的限制。而自己，对于年来剧作界风靡着的所谓“情节戏”、“服装戏”，又深深地怀抱着不满和反感。加上《赛金花》



延安青年艺术剧院一九四一年在延安演出的舞台全景。

(钟敬之 摄影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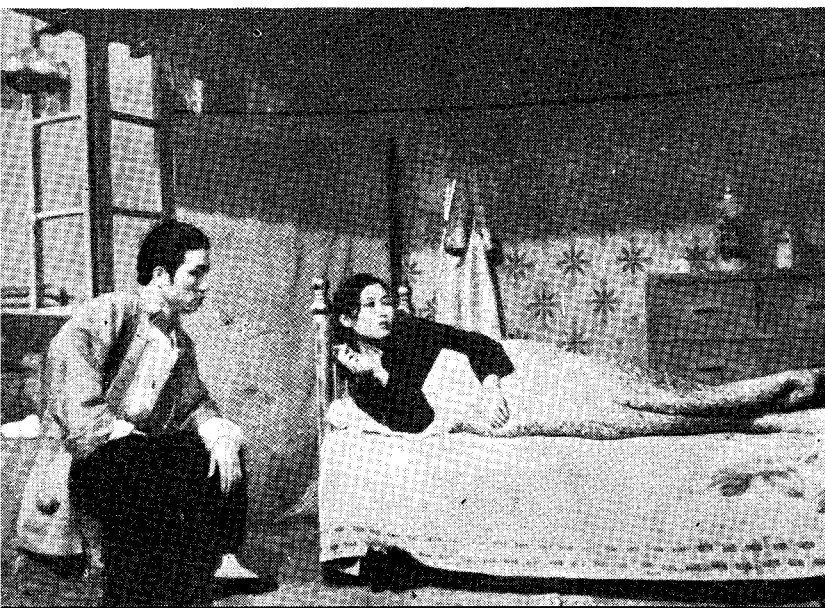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一九五七年演出的舞台全景。

(以下均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一九五七年演出剧照 曹西林摄影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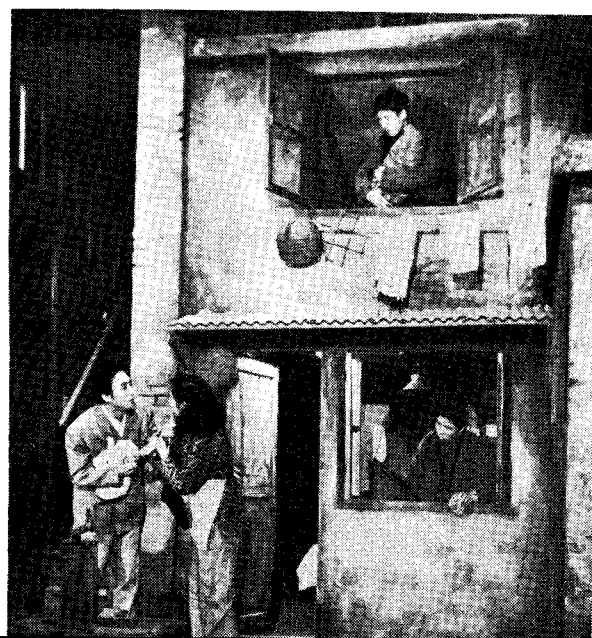


杨彩玉给女儿葆
珍穿上雨衣去上学。

流氓小天津
逼施小宝去卖淫。



小学教员赵振宇
向纱厂职员林志成介
绍报上的新闻。



失业大学生黄
家楣为了讨得父亲
的欢心，要去当衣
服，他父亲这才知
道儿子在失业。



被捕八年的革命者匡复出狱后和老友林志成重逢。



匡复的妻子杨彩玉因生活所迫，和林志成同居了，匡复出狱，夫妻相逢，千思万感，齐聚心头。

孤苦老人李陵碑，儿子在“一·二八”阵亡了，老人靠卖报糊口，日夜盼儿子归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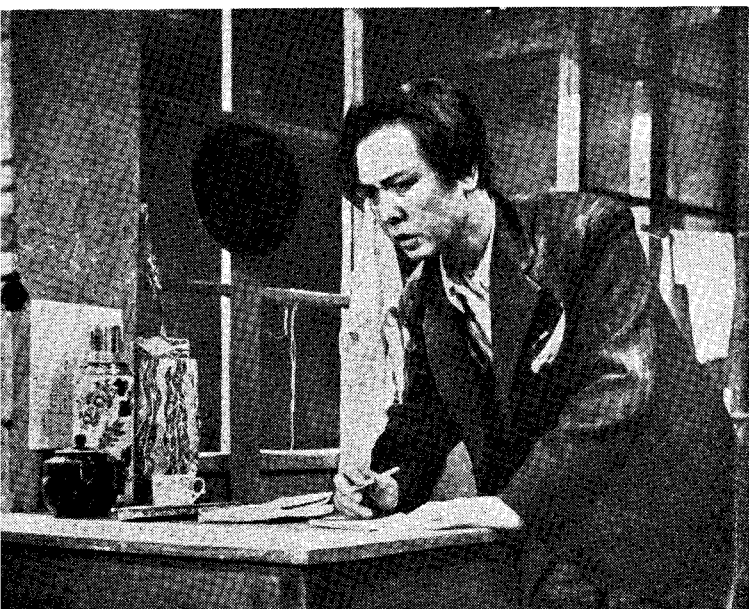


林志成悔恨交集，准备出走，让彩玉、匡复破镜重圆。





儿童是祖国的未来。葆珍正和阿牛、阿香一起唱歌。



匡复从孩子们身上看到了自己的责任，决心抛掉个人的苦闷，投向革命的洪流，他写下了临别的话。

自序

在校完了自己写的东西，而拿起笔来写一点“自序”之类的时候，往常总感觉到一点轻微的喜意，但是现在，我只是一种“感慨无量”的心情。

开始写这剧本，是在今年的初春，但是三月间生了一场病，四月初为着我们的成长而苦难了一生的母亲死了。这时期，又正是我们中国历史上所遭遇的一个最严重的时代，微力的我，也被情势逼着，处身在一个忙迫倥偬的环境里面，写下了“第一幕”这三个字之后，几个月来，简直没有连续地写作三小时的时间，而流光如水，正月间和“业余实验剧团”预约了交稿的时期早已经过了。当陈鲤庭、赵慧深两位不惮烦地向我索稿的时候，几次三番地想请求他们把已经排印在上演节目单上的我的剧目抽掉，但是在他们那种热心的鼓励督促之下，终于每天三百字五百字地写下去了。

写这个戏是在闷人的黄梅时节，写这个戏是在一种霉天一般的透不过气来的环境里面，因为这是一个预定了要在租界的卡尔登戏院上演的剧本，客观上先受了一重严格的限制。而自己，对于年来剧作界风靡着的所谓“情节戏”、“服装戏”，又深深地怀抱着不满和反感。加上《赛金花》

而后，我在写作上有了一种痛切的反省，我要改变那种“戏作”的态度，而更沉潜地学习更写实的方法。到现在我可以很坦率地说，也许这很对不住督促和期待着我的“业实”的朋友。我写作的时候，完全地不顾虑到这剧本的商业上的成功，不管好坏，我自私地只希望它能够成为我写作方法一步前进的一个起点；才能和环境限制我只写了这样一个剧本，但是我这一点希望到此刻还没有改变。

剧本在七月下旬脱稿，没有充分和朋友们讨论和修改的时间，匆促地就被业实剧团拿去付油印了。他们派定了近于奢侈的演员人选，赵丹先生的匡复，赵慧深先生的彩玉，陶金先生的志成，王为一先生的赵振宇，章曼蘋先生的赵师母，叶露茵先生的施小宝，再把演出的责任托付了擅长这一类戏剧演出的史东山先生，这近乎完璧的人选鼓动我对于剧本上演的兴致。我们在八月一日读剧本，三日开始排戏，预定八月十五日上演。可是，在八月十三日这一天，全面抗战的炮声响了！

这个戏的不能上演，在我感到的决不是失望，而只是兴奋和喜悦。抗战的喜炮应该送葬掉一切旧的感情、旧的故事、旧的剧本，而催生出许多更兴奋、更激动、更有助于我们民族解放的作品。我毫不留恋地把它忘掉，也不希望今后再有剧团上演这个剧本。我在戏中所写的那种忧郁的天气，忧郁的感情，狭隘的感情摩擦，人事纠纷，早该被抗敌救亡的洪流冲洗净了。只要时间容许，我今后一定要从这种写实的基点出发，再写一些视野大一点的剧本。

单行本预定八月中旬出版，可是今日看完校样，已经是十月过半了。在抗战开始之后，排好了铅字在架子上搁了

六十多天，庐芳兄还是要将这剧本出版。那么就让这些发了霉的铅字印在纸上和读者相见吧。

谢谢热心地替我作了一个足以使剧本沾光的主题歌《勇敢的小娃娃》的施谊兄，和督促我写成这个剧本的“业实”的朋友。

十、十八，炮声中。

（原载《上海屋檐下》，戏剧时代出版社，1937年11月出版）

目 录

自序 (1)

上海屋檐下

第一幕 (2)

第二幕 (37)

第三幕 (62)

插 曲 (80)

后记 (83)

附 录

谈《上海屋檐下》的创作夏 衍 (86)

《上海屋檐下》刘西渭 (93)

论《上海屋檐下》李健吾 (114)

——与友人书

看《上海屋檐下》吴祖光 (118)

廿年旧梦话“重逢”唐 弢 (122)

——再度看《上海屋檐下》的演出

记金山排《上海屋檐下》宋 严 (127)

重演《上海屋檐下》有感路 曦 (132)

温故而知新	石 羽 (136)
——写在《上海屋檐下》重演的时候	
无奇中见功力	宋 严 (138)
——谈白凌在《上海屋檐下》中的人物创造	
一九四一年延安青年艺术剧院在延安演出	
本剧的演员表	(140)
一九五六年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在北京演出	
本剧的演职员表	(141)

人 物

- 林志成——三十六岁。
杨彩玉——其妻，三十二岁。
匡 复——杨彩玉的前夫，三十四岁。
葆 珍——其女，十二岁。
黄家楣——亭子间房客，二十八岁。
桂 芬——其妻，二十四岁。
黄 父——五十八岁。
施小宝——前楼房客，二十七八岁。
小天津——她的情夫，三十岁左右。
赵振宇——灶披间房客，四十八岁。
赵 妻——四十二岁。
阿 香——其女，五岁。
阿 牛——其子，十三岁。
李陵碑——阁楼房客，五十四岁。
其 他——换旧货者、卖菜者、包饭作伙计等。

布 景

三幕同一场所。

时 间

一九三七年四月，黄梅时节的一日间。

第一幕

〔上海东区习见的“弄堂房子”，横断面。右侧是开着的后门，从这可以望见在弄内来往的人物。接着是灶披间，前面是自来水龙头和水门汀砌成的水斗，灶披间上方是亭子间的窗，窗开着，窗口稍下是马口铁做成的倾斜的雨披。这样，下雨的日子女人们也可以在水斗左右洗衣淘米。亭子间窗口挂着淘箩、蒸架……和已洗未干的小孩尿布。灶披间向左，是上楼去的扶梯，勾配很紧，楼梯的边上的中间已经踏成圆角，最下的一两档已经用木板补过。楼梯的平台，靠右边是进亭子间的房门，平台上斜挂着一只五支光的电灯，灯罩已经破了一半。平台向左，可以看见上前楼去的扶手。楼梯右侧，用白木薄板隔成的“后间”，不开灯的时候，里面阴暗得看不出任何东西。再左隔着一层板就是“客堂间”，狭长的玻璃窗平门。最左是小天井和前门的一半，天井和后门天井一样地搭着马口铁皮的雨披，下面胡乱地堆着一些破旧的家具、小煤炉、板桌等等。

〔这一楼一底的屋子一共住着五家。

〔客堂间是二房东林志成一家，灶披间是小学教

员赵振宇的房间，透过窗和门，可以看见和窗口成直角地搭着一张铁床，窗口是一张八仙桌，桌子对面是一架小行军床，门内里方的壁上是壁橱、篋笼等等，进门处是碎砖垫高了的煤炉、锅子、食具……。

〔失了业的洋行职员黄家楣住在亭子楼上，楼梯平台上放着一只火油炉子。这就是他们烧饭的地方。

〔前楼只住着施小宝一个，她不开“火仓”，午饭、夜饭都吃包饭。

〔看不见的阁楼住着一个年老的报贩，常常酗酒，有一点变态，因为他老是爱哼《李陵碑》里面的“盼娇儿，不由人……”的词句，所以大家就拿李陵碑当作了他的名字。

〔客堂间是二房东住的地方，陈设得比较整齐，从一张写字台和现在已经改作衣橱用了的一口玻璃书橱看来，可以知道林志成过去也许还是个“动笔头”的知识阶级。

〔这是一个郁闷得使人不舒服的黄梅时节。从开幕到终场，细雨始终不曾停过。雨大的时候丁冬的可以听到檐漏的声音，但是说不定一分钟之后又会透出不爽朗的太阳。空气很重，这种低气压也就影响了这些住户们的心境。从他们的举动谈话里面，都可以知道他们一样的都很忧郁、焦躁、性急……，所以有一点很小的机会，就会爆发出必要以上的积愤。

〔上午八点以前，天在下雨，室内很暗，杨彩玉正在收拾房间和已吃过了早餐的碗盏，葆珍独自地向着桌子，按着一只玩具用的桌上小钢琴，眼睛热心地望着桌上的书本，嘴里低声地唱着。〕

〔后门口，赵振宇的妻子正在门旁买小菜，阿香挤在身边。赵振宇戴着眼镜，热心地在看报，阿牛收拾着书包，预备去上学。〕

〔弄堂前后卖物与喧闹之声不绝。〕

葆 珍 (唱着)……可是我问你：

 贩来一匹布，赚得几毛几？……（调子不对，重新唱过）

 ……可是我问你。

 贩来一匹布，赚得几毛几？

 要知道他们得了你的钱，

 立刻变成枪弹子……

杨彩玉 葆珍，时候不早了！

葆 珍 (撅一撅嘴，不理睬)

 ……要知道他们得了你的钱，

 立刻变成枪弹子，

 一颗颗，一颗颗……

 将来都是打在你的心坎里……

杨彩玉 跟你说，时候不早啦！

葆 珍 我还没有学会呐，今天放了学，要去教人的……

杨彩玉 自己不会，还教人？（从床上拎起一件衣服）衣服脱了也不好好地挂起来，往床上一扔，十二岁啦，自己的身体管不周全，还想教别人，做什么“小